



蘇文忠公集卷第七十九

奏議

郊祀奏議



劉子奏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
 集官詳議設一作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
 聞奏者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享
 答實蒙休應然則圓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
 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圓丘祀天而不
 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
 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

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為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圓丘獨以為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偏于群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

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

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攷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為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

尚採用元始合祭故事註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石上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而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群神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于圓丘上帝后土

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緒元量郭山惲等皆以
曾言為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勅曰凡所祠享必在
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
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于圓丘皆
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
天夏至祀地蓋以為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
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
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
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
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 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

宋至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並祀天地自 真宗以來
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編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
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
為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為易
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
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
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齋祭
禮樂為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
以為常至於後世海內為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
機務之繁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已來天

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于今非復如古之
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
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
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
官皆得廕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
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
周禮不當祭於圓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
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
何為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
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

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率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
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
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
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
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蓋
詐得已且吉父為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
為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為比乎議者必
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
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
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

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
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
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
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
曰古者以親郊為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為大
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
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
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
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
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為繁文末

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別世自唐之時
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外兵衛不可簡
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而竭帑藏猶恐
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出負國力將何以
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
天又三年一祀地是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
為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
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曲禮愈壞欲復
古而背古愈遠神祇必不顧享非所以為禮也議者
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且夏至方澤之

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為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悅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為京師

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圓丘方澤皆親祭之為是也蓋以時不可行且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以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祀但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且勿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祀地之歲而暑雨不

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以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為三耳分而為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眾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享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歸祖宗所安不可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五以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冊往鑒甚明可為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

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亦為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享以救寧上下神祇初郊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須畫一解以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為當今軍國之患不可固執更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器服祀大典早以時定取進止

貼黃唐制如有事于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宫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亦以為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

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
後郊亦三代之禮也奉 聖旨令集議官集議
聞奏

議貢舉狀

准勅講求學校利病令臣等各具議狀聞奏者臣伏
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
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
人而况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
相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
無人而况於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

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
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
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強其
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為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
選舉養材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
矣慶曆之間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
存矧今 陛下必欲求德行遠藝之士責九年大成
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官
室歛民財以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
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其不帥教者屏之遠方

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欲無
大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庶幾曆之制何異故臣以
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法不廢於吾
之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百餘年治亂興衰初不
由此 陛下視祖宗之世貢直半之法與今為孰精言
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文士之長才與今為孰多
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辦較此四者而短長之議決矣
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貢德行而略文
章或曰專取策論而廢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
譽望而罷封弥或欲罷經生帖學不用帖墨而考大

義此數者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
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
俗孟軻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
下趨焉若欲設科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
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
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不至
矣德行之弊至於此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
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策論詩賦均為無用然而
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而已
豈獨吾祖宗自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自堯舜已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
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決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
世士大夫文章華麗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在則忠清
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麗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
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
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
可勝數何負天下而必欲廢之近歲士人纂類經史
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畧盡臨時剽竊
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為文也無
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疾對偶故考之難精以

易學之文付難攷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
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
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至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
降及中葉結為朋黨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
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為進士曉義者又皆去
而為明經其餘皆朴魯不能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
定分施於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
貫穿馳騫可謂博矣至于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
舊學已為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
望其才能增長亦已疎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

而未知其二也特願 陛下留意其大者遠者必欲
登俊良黜庸回總攬衆才經略世務則在 陛下與
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
何與焉然臣竊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莊
老天下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
而好佛法一作修大曆之政至今為笑故孔子罕言
性命以為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
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
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耻不言性命此可信也
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為聖人鬻書於市者非莊老

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視其貌超
然無着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
放而樂其誕耳使天下之士皆能如莊周齊死生一
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勵世
磨鈍者廢矣 陛下亦安用之而况於實不能而竊
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 陛下明勅有司試之以
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史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
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
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

論時政狀

臣聞之益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崤悔痛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為秦漢以來百王之冠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耶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足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改之此理甚明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

罔不亡 陛下自素威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歛助後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已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蠢不識忌諱乃者上一疏論之詳矣而學術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其不便以至於臺諫二三人者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猶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始終膠固不自渝況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檢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人情畏惡一至於此

近者中外謹言 陛下已有悔悞意道路相慶如蒙
大賚實望 陛下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滌乖僻追
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為蓋不過使監司
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
兄臂之不可絃而姑蘇所以徐知隣雞之不可攘而月
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 陛下以為此
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為此法譬如醫者之用毒藥
以人之死生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 陛下
赤子而可試以毒藥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
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為危

論以登動 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
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四人者一失其心則
足以生變今 陛下一舉而無犯之青苗助役之法
行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
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
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
十人人懷憂而軍始然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
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
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 陛
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舊

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士莫不悵悵者以
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
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為功更相
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
十以上便不能誦憶經義為明經之學若法令一更
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才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
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
者豈有他哉亦徒以失業而無歸也故臣願陛下
勿復言此民憂軍怨吏入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
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日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

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為陛下收叛
蕩而止上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
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史
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
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
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為青
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乃不當禁也何以言
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
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前有抑配之禁後
有失陷之罰為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為既

行青苗錢一作使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
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
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之所以憤懣太息而不
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勸力排
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
望惟新之化而馮統之徒更相告曰賈公遠放吾等
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
此矣自古惟小人為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莫不
破壞是以為之計謀游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
以此觀陛下為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
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
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赦俯伏引領
以待誅殛

議役法利害狀

臣自熙寧以來從事郡縣推行役事及元祐改法臣
忝詳定今又出守躬行其法考問吏民備見雇役差
役利害不敢不言雇役之法自第二等以上人戶歲
出役錢至多行之數年錢愈重穀帛愈輕田宅愈賤
以至破散化為下等請以熙寧以前第一等第二等
戶逐路逐州都數而較之元豐之末則多少相絕較

然可知此產役之法害上戶者一也第四等以下舊
本無役不過差充壯丁無所陪備而產役法例出役
錢雖所取不多而貧下之人無故出三五百錢未辦
之間吏卒至門非百錢不能解免官錢未納此費已
重故皆化為游手聚為盜賊當時議者亦欲蠲免此
等而戶數至廣積少成多役錢待此而足若皆蠲免
則所喪大半產法無由施行此產役之法害下戶者
二也今改行差役則二害皆去天下幸甚獨有第三
等入戶方產役時每戶歲出錢多者不過三四千而
今應一役為費少者日不下百錢二年一替當費七

十餘千而休閒遠者不過六年則是八年之間昔者
徐出三十餘千而今者併出七十餘千苦樂可知也
而况農民在官舍吏狡胥恣為蝨食其費又不可一
二數此則差役之法害於中等戶者一也今之議者
或欲專行差役或欲復行產法皆偏詞過論也臣愚
以謂朝廷既取六色錢許用產役以代中等入戶頗
除一害以全二利此最良法可久行者但元祐二年十
二月二十四日勅合役空閑入戶不及三畝處許以
六色錢產州手分散從官承符人此法未為允當何
者百姓出錢本為免役今乃限以畝次不許盡用留

錢在官其名不正又所雇者少未足以紓中等人戶之勞法不簡徑伸姦吏小人得以伸縮臣到杭州點檢諸縣雇役皆不應法如錢塘仁和富實縣分則皆雇人新城昌化鼎為貧薄反不得雇蓋轉運司特於法外創立式樣令諸縣不得將逐等人戶各別比較須得將上三等人戶都數通比其貧下縣分第一第二等人戶例皆稀少至第三等則戶數猥富以此漲起人戶皆及三番然第三等人豈可承當第一等色役則知通計三等乃俗吏之巧薄非朝廷立法之本意也臣方一面改正施行次旋准元祐四年八月十

八日勅諸州衙前役名不足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又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依條定差如空閑未及三年即以助役錢支募此法既下吏民相顧皆所未曉其餘繚繞不通又恐甚於前乘三番之法也前史稱蕭何為法講若畫一蓋謂簡徑易曉雖山邑小吏窮鄉野人皆能別白遵守然後為不刊之法也臣身為侍從又忝長民不可不言謹具前件條貫不便事狀及臣愚見所欲起請者畫一如左

一前件勅節文云看詳衙前自降招募指揮僅及

一年諸路軍州尚有招募投名不足去處其
應役年滿衙前雖且依舊支與支酬勒令在
役然非鄉戶情願充應若向後更無人願募
即鄉戶衙前卒無替期乃是勒令長名祇應
顯於人情未便今欲將諸州衙前投名不足
去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
條差役更不支錢如願投充長名及向去招
募到人其雇食支酬錢即令全行支給却罷
差充仍除鄉差年限未滿人戶依舊理當本
戶差役外其投募長名之人並與免本戶役

錢二十貫文如所納數少不係出納役錢之
人即許計會六色合納役錢之人依數免放
并仰逐處監司相度免充衙前如有虛占窠
名可以省併去處裁減人額却將減下錢數
添搭入重難支酬施行

臣今看詳前件勅條深為未便凡長名衙前所
以招募不足者特以支酬裁虧少故也自元豐以
前不聞天下有闕額衙前者豈嘗抑勒差充直
以重難身給可以足用也當時奉使之人如
李承之沈括吳雍之類每一奉使輒以減刻為

功至元豐之末衙前支酬可謂僅足而無餘矣而元祐改法之初又行減刻多是不支月給以故招募不行今不反循其本乃欲重困鄉差全不支錢而應募之人盡數支給又放免役錢二十貫欲以誘脅盡令應募然而歲免役錢二十千許計會六色人戶放免則是應募日增而六色錢日減也若天下投名衙前並免此二十千即六色錢存者無幾若只是闕額招募到人方得放免則均是投名厚薄頓殊其理安在朝廷既許歲免二十千則是明知支酬虧少以此補

之何如直添重難月給令招募得行所謂計會六色人戶者蓋令衷私商量取錢若遇頑猾人戶抵賴不還或將諸物高價准折訟之於官經涉歲月乃肯備償則衙前所獲無幾何如官支二十千朝請暮獲豈不簡徑易曉故臣愚以謂上件勅條必難久行議者多謂官若添錢招募則姦民觀望未肯投名以待多添錢數今計會六色人戶放免役錢正與添錢無異但朝三暮四畧變其名耳大抵支錢既足萬無招募不行之理自熙寧以前無一人闕額豈有今日頓不

應募臣今起請欲乞行下諸路監司守令應闕
額長名衙前須管限日招募數足如不足即具
元豐已前因何招募得行今來因何不足事由
申奏如合添錢雇募即與本路監司商量一面
施行訖具委無大破保口聞奏若限滿無故招
募不足即取勘干繫官吏施行如此不過半年
天下必無闕額長名衙前而所添錢數未必人
人歲添二十千無止用功場河渡錢非如今法
計會放免侵用六色錢也
一前件勅節文云看詳鄉里人戶物力厚薄等事

高下丁口進減故不常定恐難限以番次召
募不若約空閑之年以定差法立役次輕重
雇募役人顯見均當兼可以將寬剩役錢裁
減無丁及女戶所出錢數欲乞諸州役除吏
人衙前外依條定差如空閑未及三年即據
未及之戶以助役錢支募候有戶罷支已募
之人各依本役年限候滿日差罷今後遇有
支募准此及以一路助役錢移那應副仍將
支使外寬剩錢除依條量留一分準備外據
餘剩錢數却於無丁及女戶所出役錢內量

行裁減具數聞奏所有先降在募州役及分
審指揮更不施行

臣今看詳諸役大率以二年為一審向來指揮
如空閑人戶不及差三審則令在募是聖恩本
欲百姓空閑六年也今來無故忽減作三年吏
民無不愕然以謂中等人戶方苦差役正望朝
廷別加寬恤而六色錢幸有餘剩正可加添審
數而乃減作三年農民皆紛然相告云向來差
役雖甚勞苦然朝廷猶許我輩閑得六年今來
只許閑得三年必是朝廷別要此錢使用方二

聖躬行仁厚天下歸心忽有此言布聞遠近深
為可惜雖云量留一分準備外據剩數劫於無
丁及女戶所出役錢內量行裁減此乃空言無
實止是建議之人假此仁厚之名以行刻薄之
政臣請為朝廷詰之人戶差役年月人人不同
本縣有戶無戶日日不同加以稅產開收丁口
進退雖有聖智莫能前知當在當差臨事乃定
如何於一年前預知來年合用錢數見得寬剩
便行減放臣知此法必無由施行但空言而已
若今來寬剩已行減放來年不足又須却增增

減紛然簿書淆亂百弊橫生有不可勝言者矣
方今中等人戶正以應役為苦而六色人戶猶
以出錢為樂苦者更減三年樂者又行減放其
理安在大抵六色錢本緣免役理當盡用雇人
除量留准備外一文不合椿留然後事簡而法
意通名正而人心服唯有一事不得不加周慮
蓋逐州逐縣六色錢多少不同若盡用雇人則
苦樂不齊錢多之處役戶大優與六色人戶相
形反為不易臣今起請欲乞今後六色錢常積
一半准備如元祐四年積留准備元及約度諸般

合用錢謂如官吏類外其餘委自提刑轉運與
守令商量將逐州逐縣人戶貧富色役多少預
行品配以一路六色錢通融分給令州縣盡用雇
人以本處免役輕重為先後如此則事簡而易
行錢均而無弊雇人稍廣中戶漸蘇差役良法
可以久行而不變矣

右謹件如前朝廷改法數年至今民心紛然未定臣
在外服目所親見正為此數事耳伏望 聖慈與執
政大臣早定此法果斷而行之若還付有司則出納
之吝必無成議日復一日農民洞弊所憂不小臣干

犯 天威謹俟斧鉞之誅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論特奏名狀

臣等伏見天下從來之患無過官冗人人能言其弊而不能去其害惟往年韓琦富弼等獨能裁減任子及展年磨勘發議之初士大夫相顧莫敢以身當之者以為必致謗議而琦等不顧既立成法天下肅然無一人非之者何則私欲不可以勝公議故也流弊之極至於今日一官之闕率四五人守之爭奪紛紜廉耻道喪中才小官闕遂食貧到官之後求取漁利靡所不為而民病矣今日之弊譬如羸疾之人負千

鈞之重縱未分減豈忍更添臣等自入貢院四方免解人投狀稱今來是龍飛榜乞乞而敷奏法外推恩者不可勝數臣等一切不行無不住有經朝省下狀蒙送本院者亦只是坐條告示近准 聖旨依逐舉體例下第舉人各以舉數特奏名已約計四百五十人今日又准尚書省劄子取前來 聖旨特奏名外遞減一舉人數若依此數則又添數百人雖未知朝廷作何行遣不當先事建言但恐胡初命已行即論奏不及臣等伏見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縣例皆垂老別無進望唯望贖貨以為歸計貪月不職十人而九朝

廷所放恩榜幾千人矣何曾見一人能自奮勵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不言可知今之議者不過謂即位之初宜廣恩澤苟以悅此僥倖無厭數百人者而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乃是即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等所識也伏乞斷自聖音心明勅大臣特奏名舉人只依近日聖旨指揮仍認殿試考官精加考校量取一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者即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之限免使積弊之益增重不已臣等非不知言出怨生既忝近臣理難緘默取進止

貼黃臣見備員吏部親見其害闕每一二爭者至一二十人雖川廣福建煙瘴之地不問日月遠近唯欲爭先注授臣竊怪之陰以訪問以為授官之後即請雇錢多者至五七十十又既授遠闕則先借料錢遠者許借二月又得四十餘千以貪婪無知之人又已衰老到官之後望其持廉奉法盡公治民不可得也

辭免翰林乞郡狀

臣近奉詔書及聖旨劄子不允臣辭翰林學士承旨恩命及乞郡事臣已第三次奏乞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去訖竊慮區區之誠未能遽回天意須至盡露本心重干聖聽惶恐死罪惶恐死罪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獎激許臣職外言事自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時王

安石新得執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節會進用可必

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為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盞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即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即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即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上進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若未聽然亦喜臣愚直初不謹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口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當時稍工篙手考掠取證但以

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
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即對左右
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
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三
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遵將
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臣即與妻子訣別留
書與弟撤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
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
遣中使就獄有所約勅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橫臣亦
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

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矜憐獎激意欲
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為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
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沉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
知臣特達如此而臣數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
者衆也及陛下即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
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虫草木之微
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
可以少報萬一始論衙前差在利害與孫永傳堯俞
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
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為仇臣又素疾程頤之

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願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為之地特未敢發爾小臣周種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臣竊料種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對經筵極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外補竊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為謗訕本無疑似白加誣執

其間曖昧譖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鬲則臣為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復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問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蓋公私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為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為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磨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福為災即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

聞弟轍為臺諫所攻般出辭宇待罪又蒙 陛下委
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褊衆所共知黨人嫌
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
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
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為巧發而
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激黨人陰中之禍
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 陛下
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
又欲 陛下知臣平生一冒涉患難危嶮如此今餘年
無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避實非矯飾柳

下患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
失隨世俛仰改其常度則 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
其初心終始不變則群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
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
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耻復與群小計較
短長曲直為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 聖慈察臣
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檢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
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伏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
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
難邊郡臣亦不敢辭遜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

居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中也干犯天威謹候
斧鑕臣不任祈天請命戰戰恐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
候勅旨

貼黃臣受聖知最深故敢披露肝肺盡言無隱
必致當塗怨怒愈至身災君臣不密周易所戒
故親書奏狀眼昏字大又涉不恭進退惟谷伏
望聖慈寬赦臣不勝戰恐之至

辨謗劄子

臣今月七日見臣弟轍與八臣言趙君錫賈易言臣於
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詩揚州僧寺欣幸先帝上德

之意臣今省憶此詩自有因依合具陳述臣於是歲
三月六日在南京聞先帝遺詔舉哀掛服了當迤邐
往常州是時新經大變臣子之心孰不憂懼至五月
間因往揚州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道傍
語笑其間一人以兩手加額云見說好箇少年一作帝
官家其言雖鄙俗不典然臣實喜聞百姓謳歌吾君
之子出於至誠又是時臣得請歸耕常州蓋將老焉
而淮浙間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身已覺都無事今
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
蓋喜聞此語故竊記之於詩書之當道僧舍壁上臣

若稍有不善之意豈敢復書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時去先帝上僊已及兩月決非山寺歸來始聞之語事理明白無人不知而君錫等輒敢挾情公然誣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國法所貴今後臣子不為仇人無故加以惡逆之罪取進止

奏狀

準尚書省劄子蘇軾元豐八年五月一日於揚州僧寺留題詩一首八月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蘇軾具留題因依實封聞奏

右臣所有前件詩留題因依臣已於今日早具劄子

奏聞訖乞檢會降付三省施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刺配顏章顏益待罪狀

右臣入境以來訪聞兩浙諸郡近年民間例織輕踈糊藥紬絹以備送納和買夏稅官吏欲行揀擇而姦猾人戶及攬納人迤相扇和約不納好絹致使官吏無由揀擇期限既迫不免受納歲歲如此習以成風是致京師官吏軍人但請兩浙衣賜皆不堪好上京網運歲有估剥日以滋多去年估剥至九千餘貫元納專典枷鎖鞭撻典賣竭產有不能償姑息之弊一

至於此臣自到郡欲漸革此弊即指揮受納官吏稍行揀擇至七月二十七日有百姓二百餘人於受納場前大叫數聲官吏軍民並皆辟易遂相率入州衙詣臣喧訴臣以理喻遣方稍引去臣知此數百人必非齊同發意當有凶姦之人為首糾率密行緝探當日據受納官仁和縣承陳皓狀申有人戶顏巽男顏章顏益納和買絹五疋並是輕踈糊藥丈尺短少以此揀退其逐人却將專典拊撮及與攬納人等數百人對監官高聲叫噉奔走前去臣即時差人捉到顏章顏益二人枷送右司理院禁勘只至明日人戶一

時送納好絹更無一人敢行喧鬧續據右司理院勘到顏章顏益招為本家有和買細絹共三十七匹章等為見近年例只是將輕踈糊藥細絹納官今年本州為綱運估剥數多以此指揮要納好絹章等既請和買官錢每匹一貫不合將低價收買昌化縣輕踈糊藥短絹納官其顏章又不合與兄顏益商量若或揀退即須拊撮專揀扇搖衆戶叫噉投州嚇脇官吏令只依近年受納不堪細絹尋將買到輕踈糊藥短絹五匹付揀子家人翁誠納官尋被翁誠覆本官揀退章等既見衆戶亦有似此輕踈短絹多被揀退尋

柑撮翁誠叫屈顏益在後用手推翁誠令顏章柑去
投州即便走出三門前叫屈二聲跳出欄干將兩手
臺起喚衆戶扇搖叫噉稱一時投州去來衆戶約二
百餘人因此亦一時叫噉相隨投州衙喧訴臣尋體
訪得顏章顏益係第一等豪戶顏巽之子巽先充書
手因受賄虛消稅賦刺配本州牢城尋即用倖計構
胥吏醫人託患放停又為詐將產業重疊當出官監
刺配滁州牢城依前託患放停歸鄉父子姦究衆所
畏惡下獄之日間巷稱快謹按顏章顏益以匹夫之
微令行於衆舉手一呼數百人從之欲以衆多之勢

脅制官吏必欲今後常納惡絹不容臣等少革前弊
情理巨蠹實難含忍本州既已依法決訖臣獨判云
顏章顏益家傳凶狡氣蓋鄉閭故能奮臂一呼從者
數百欲以動搖長吏脅制監官蠹害之深難從常法
已刺配本州牢城去訖仍已散行曉示鄉村城郭人
戶今後更不得織造輕疎糊藥紬絹以備納官廢幾
明年全革此弊伏望朝廷詳酌備錄臣此狀下本路
轉運司遍行約束曉示所貴今後京師及本路官吏
軍人皆得堪好衣賜及受納專副不至破家陪填所
有臣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亦乞重行朝典謹錄

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勘會本州去年發和買夏稅物帛計一十四綱今來只估剩到四綱已及九千餘貫乞下左藏庫便見估剩數目浩大

乞越州劄子

臣自去歲蒙恩召還即時奏乞越州蓋為臣從仕以來三任浙中粗知土俗所宜易於為政又以老病日加切於歸休舊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久荒不治欲因赴任到彼少加完葺以為歸計越雖僻陋在臣安便及近者蒙恩知定州雖寵眷隆異而自早衰多難心力疲耗實非所堪但以求州得州若便辭免是有揀擇所以勉強拜命今復念定雖重鎮了無邊警事權雄重祿賜優厚若辭定乞越於義無嫌伏望聖慈察臣至情特賜改差臣越州一次則公私皆便臣不勝幸甚取進止

蘇文忠公集卷第七十九

蘇文忠公集卷第八十

奏議

乞斛斗濟流民狀

臣近因出城市中時有扶挈襁褓如流民者問之皆云自壽州來尋取問得城門守把者亦云時有此色又見淮西提刑司出榜立賞不許米斛過淮北因此體問得士人南來者皆云今秋廬濠壽等皆飢見今農民已煎榆皮及用糠麩雜馬齒莧煮食無壽州盜賊已漸昌熾安豐縣木場鎮打劫施助教家霍丘縣善鄉鎮打劫謝解元家六安縣故鎮打劫魏家賊徒

皆十餘人或云一二十人頗有騎馬者器仗甚備每
處賊皆數千貫申報官司多不盡實亦有不申報者
兼潁州界亦有惡賊尹遇陳興子鄭饒李松等數人
皆老姦逋寇私立名號與官吏鬪敵方欲結集規相
應和近日雖已敗獲深恐淮南群盜不止流入潁州
界縱不能為大害但飢民附之徒黨稍衆如王冲管
三之流便不易捕獲臣又聞淮南自秋至今雨雪不
足麥熟不熟蓋未可知若麥不熟必大有飢民浙西
江東既非豐熟地分勢必流徙北來則潁州有被其
患若流民至潁而官無以濟之則橫屍布路盜賊群
起必然之勢也所以頃至此事奏乞若至時元無此
事臣不敢避張皇過當之罪若隱而不言倉卒無備
別成意外之虞其罪大矣臣日夜計慮勢不可緩謹
具條件如左

一勘會本州常平斛斛且管粳米三萬四千餘石
通紐元糴價每斛計一百一十八文有畸
豆一萬三千餘石通紐元糴價每斛計七十
三文有畸小麥二萬五千餘石通紐元糴價
每斛計五十四文有畸上件三色並係元糴
價高縱依條量減出一糶亦未能大段平減市

價兼流民轉徙失所必無錢收買官米雖依
條許借貸人戶又緣流民既非土著將來無
緣催索又條許常平斛斗召募飢民工役及
許依乞丐人給米斛不得過所限之數兩倍
臣今相度不惟飢民羸弱聚散不常難為工
役又緣常平斛斗本法元只用糶糶以平準
市價若將召募工役及依乞丐人例給與則
是有出無收今後常平本錢日耗不已有時
而盡臣知杭州日見浙西飢饉全賴常平
糶米所救活不可勝數以此知常平官本只

可令增不可令耗屢曾奏乞立法常平錢米
只許糶糶外不得支用雖未蒙施行所有本
州見管常平斛斗臣終不敢以流民之故輒
乞費用留以准收田米春斛斗翔貴時出糶以
濟本州百姓

貼黃若蒙行下戶部不過檢坐常平條貫量減
價出糶及召募飢民工役並依乞丐人給米之
數行下皆是空文無益實事乞自朝廷詳酌特
賜裁處

又貼黃元豐以前常用常平錢米召募飢民工

役雖有減耗却將寬剩息錢補填今來常平司官本有出無收若不立法禁止雜支則數日而盡深為可惜乞檢會臣前奏施行

一勘會本州見管封樁陝西軍兵請受及禁軍闕額粳米三千七百餘石估定每斗八十文小麥三萬三千餘石估定每斗六十文菜豆二千一百餘石估定每斗五十文粟米三百餘石估定每斗九十文豌豆五千一百餘石估定每斗六十文准條許估定價例出糶除勘會本州軍糧收來年計不足今將轉運司錢

允糶上件封樁粳米充軍糧外其餘小麥菜豆粟米豌豆可以奏乞擘畫錢物盡數允糶准備賑濟流民伏望聖慈憫念准浙累歲災傷來年春夏必有流民而潁州正當南北孔道萬一扶老携幼至集境內理難片遣若飢斃道路臭穢董蒸居民同被災疫之苦弱者既轉溝壑則强者必聚為寇盜欲乞特賜度牒一百道委臣出賣將錢允買前件麥粟菜豆豌豆四色封樁斛斗候有流民到州逐旋支給賑濟如至時却無流民自當封樁度牒

價錢別聽朝廷指揮伏候勅旨

貼黃臣若不預作擘畫陳乞則倉卒之間必難
應辦若不密切奏論致此聲先馳則恐引惹飢
民併來本州官物有限中路闕乏則死者必衆
反為深害所以今未親書奏狀貴不泄漏臣以
目昏書字不謹伏乞恕罪如蒙施行乞作不下
司文字付臣措置

又貼黃臣所奏濠壽州等災傷盜賊次第問得
皆有本末非是風傳道路之言深慮本路及逐
州各有檢放賦稅元未奏陳致朝廷不信臣言

臣在杭州日親見監司州縣以及皆諱言災傷只
如今年蘇湖水災可謂至甚而臺官貿易等猶
欲根究其事行遣言者蘇州積以水未退尚土城
門而知州黃履口一奏秋種有均土似此蒙蔽習以
成風伏望聖慈試採臣言過此準備則一方幸甚

縣榜

附一本作書濟衆方後

先朝值夷狄懷服兵革寢息而又體質恭儉在位四
十有二年宮室苑囿無所益故民無暴賦橫徭而生
齒歲登墾田日廣至于法令則去其可慘尚寬簡守令
則進賢良退貪殘牛酒以禮高年粟帛以旌孝行廣

惠以廩博獨寬恤以省力役除身丁之筭弛鹽推之
利故能道迎休祥年穀登衍其裕民之德固已浹肌
膚而淪骨髓矣然猶慊然憂下民之疾亦無良劑以
全濟於是詔太醫集名方曰簡要濟衆凡五卷三策
鏤板模印以賜郡縣俾人得傳錄用廣拯療意欲錫
以康寧之福躋以仁壽之域已而詔與律令同歲殆
逾一紀窮遠之民或莫聞知聖澤壅而不宣吏之罪
也乃書以方版揭之通會不獨流傳民間痊病愈疾
亦欲人人知上恩也後之君子儻不以是為誚歲一
檢案之使無遺毀焉

右具如前頒至榜示嘉祐七年正月日

乞免五穀力勝稅劄子

臣聞穀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
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其太賤之價災傷之地
舟車輻輳以壓太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始有改也
而近歲乃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
廢百王不刊之令典行自古所無之弊法使百世之
下書之青史曰收五穀力勝稅錢自皇宋某年始也
臣竊為聖時病之臣頃在黃州親見累歲穀熟農夫
連車載米入市不了鹽茶之費而蓄積之家日夜禱

祠願逢飢荒又於浙西親見累歲水災中民之家有錢無穀被服珠玉餓死於市此皆官收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之咎也臣聞以物與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今陛下每遇災傷捐金帛散倉廩自元祐以來蓋所費數千萬貫石而餓殍流亡不為衰少只如去年浙西水災陛下使江西湖北雇船運米以撫蘇湖之民蓋百餘萬石計糴本水脚官錢不貲而客船被差雇者皆失業破產無所告訴與其官私費耗其實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穀力勝稅錢一條只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揮則豐凶相濟農末

皆利縱有水旱無大飢荒雖目下稍失課利而災傷之地不必盡煩陛下出捐錢穀如近歲之多也今元祐編勅雖云災傷地分雖有例亦免而穀所從來必自豐熟地分所過不免收稅則商賈亦自不行議者或欲立法如一路災傷則隣路免稅一州災傷則隣州亦然雖比今立法稍為疏通而隔一州一路之外豐凶必不能相拯未為良法須是盡削近日弊法只用天聖附令指揮乃為通濟謹具逐條如後

天聖附令

諸商販斛斛及以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

方勝稅錢

諸賣舊屋材柴草米麩之物及木鐵為農具者
並免收稅其買諸色布帛不及匹而將出
城及陂池取魚而非販易者並准此

元豐皇令

諸商販穀及以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力

勝稅錢依舊收稅處

諸賣舊材植或柴草穀麩及木鐵為農具者並
免稅布帛不及端匹并捕魚非貨易者准
此

元祐勅

諸興販斛斗及以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

納力勝稅錢舊收稅處依舊例亦免災傷

諸賣舊材植或柴草斛斗并麩及木鐵為農具
者並免收稅布帛不及端匹并捕魚非貨
易者准此

右臣竊謂若行臣言稅錢亦必不至大段失陷何也
五穀無稅商賈必大通流不載見錢必有回貨見錢
回貨自皆有稅所得未必咸於力勝而災傷之地有
無相通易為振救官司省費其利不可勝計今肆赦

甚近若得於赦書帶下益見聖德收結民心實無窮
之利取進止

薦鄭俠王旂狀

臣聞國之興衰繫於習俗若風節不競則朝廷自卑
故古之賢君必厲士氣務求難合自重之士以養成
禮義廉耻之風臣等伏見英州別駕鄭俠向以小官
觸犯權要冒死不顧以獻直言而秘閣校理王安國
以布衣為先皇帝所知擢置館閣召對便殿而兄安
石為相若少加附會可立致富貴而安國挺然不屈
不獨納忠於先帝亦嘗以苦言至計規戒其兄竟

與俠游從同時被罪召惠無所首與大獄鄧綰舒亶之
徒構成其罪必欲置之於死賴先帝仁聖止加竄逐
曾未數年逐惠卿而起安國以今來朝廷赦俠之罪復
其舊官經今逾年而俠終不赴吏部參選考其始終
出處之大節合於君子殺身成仁難進易退之義朝
廷若不少加優異則臣恐後以浩然江湖往而不返若
一旦命先朝露則有識必為朝廷興失士之歎至於
安國不幸短命尤為忠臣是我士之所哀恤臣嘗識其
子旂敏而篤學直而好義頗有安國之風養成其才
必有可用欲望聖慈特賜召俠赴闕并攷察旂行實

與俠並賜錄用不獨以慰古且臣於九泉之下亦所以
作士氣於當代也謹錄奏一聞伏候勅旨

薦何去非狀

右臣自揣虛薄叨塵侍從嘗巾求勝已以為報國恭惟
先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謨漢之章藻飾萬物而臣
下莫副其意蓋嘗當食不御有才難之歎伏見承奉
郎徐州州學教授何去非之文章議論實有過人筆勢
雄健得秦漢間風力元豐五年以累舉免解答策庭
中極論用兵利害先帝覽之而異之特授右班殿直使
教授武學不久遂為博士臣竊揆聖意必將長育成

就以待其用豈特以一博士期去非而已哉而去非
立志強毅不苟合於當時故公卿莫為一言推轂成
就之者臣任翰林學士日嘗以此奏聞乞換文資別
加擢用雖蒙恩與換承奉郎而乃出為徐州教授比
於博士乃似左遷非獨臣人微言輕不足取信亦恐
朝廷不見其文章議論無以較量其人謹繕寫去非
所著備論二十八篇附述上進乞降三省執政考覽
如臣言不繆乞除去非一館職非獨以網羅逸才風
曉士類亦以彰先帝知人之明一經題品決無虛士
書之史冊足為光華若不如所舉臣當伏朝典

自劾舉官不當狀

臣先任中書舍人准勅舉學官臣曾舉江寧府右司理參軍周種蒙朝廷差充鄆州州學教授近者竊聞種上疏言朝廷當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謹按漢律擅議宗廟者棄市自高后至文景武宣皆行此法所以尊宗廟重朝廷防微杜漸盖有深意本朝自祖宗已來推擇元勳重望始終全德之人以配食列聖自天子所不敢專必命都省集議其人非天下公論所屬不在此選奏議既上詔旨恭依冊告宗廟然後敢行其嚴如此豈有既行之後復使疎遠小臣各出

私意以議所配若置而不問則宗廟不嚴而朝廷難矣竊以安石平生所為邪正是非中外具知難逃聖鑒先帝盖亦知之故且之閑散終不復用今已改青苗等法而廢逐安石黨人呂惠卿李定之徒至於學校貢舉亦已罷斥佛土禁止字學大議已定行之數年而先帝配享已定川富弼天下翕然以為至當種復何人敢建此議意似以此嘗試朝廷漸進邪說陰唱群小此孔子所謂行險僥倖居之不疑者也而臣忝備侍從謬於知人云云引此人以污學校若又隱而不言則罔上黨姦其罪非愈大謹自劾待罪伏望聖慈

特勅有司議臣妄舉之罪重行責降以儆在位

舉黃庭堅自心狀

蒙恩除臣翰林學士伏見某官黃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瑋之文妙絕世舉以自代實允公議

舉劉景文狀

臣自少聞趙元昊寇征州危急環慶將官劉平以孤軍來援姦臣不救平遂戰沒竟罵賊不食而死平有數子皆才用絕人不幸早世今臣所與同僚西京左藏庫副使權兩浙西路兵馬都監兼東南第三將劉季孫則平之少子篤志方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

利重義雖文臣中亦未政乃其家學至於奮不減平今平諸子獨備位將領未盡其用心要害之地觀其施為以廣文武之用如蒙所舉臣甘伏朝典

乞子珪師號

勘會杭州平陸本江井皆鹹苦唐刺史李始引西湖水作六井其後白

易得而其練達武經講習邊顧身臨難守節以臣度之必季孫在而年已五十有八難望朝廷特賜採察擢置邊廷加陞進不獨為忠義之勸亦廷擢用後犯入已賊及不如

故地惟附山乃有甘泉其餘

始引西湖水作六井其後白

居易亦治湖浚井以八民用嘉祐中知州沈邁增置
一大井在美俗坊今一明之沈公井最得要地四遠取
汲而創始滅裂水常不應至熙寧中六井與沈公井
例皆廢壞知州陳襄選差僧仲文子珪如正思坦四
人董治其事脩完既一年歲適大旱民足於水為利甚
博臣為通判親見其一事經今十八年沈公井復壞終
歲枯涸民居去水遠一有率以七八錢買水一斛而軍
營尤以為苦臣尋訪求熙寧中修井四僧而三人已
亡獨子珪在年已七十精力不衰問沈公井復壞之
由子珪云熙寧中雖已脩完然不免以竹為管易致

廢壞遂擘劃用瓦筒盛以石槽底蓋堅厚錮捍周密
水既足用永無壞理又於六井中控引餘波至仁和
門外及威果雄節等指揮五營之間創為二井皆自
來去井最遠難得水處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軍民相
慶若非子珪心力才幹無緣成就緣子珪先已蒙恩
賜紫欲乞特賜一師號以旌其能者

右臣體問得靈石多福院僧子珪委有戒行自熙寧
中及今兩次選差修井營幹勞苦不避風雨顯有成
効如蒙聖恩賜一師號即乞以惠遷為號取易所謂
井居其所而遷之義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元祐五年

十二月

舉趙德麟狀

右臣聞之詩曰懷德惟寧宗子維城宗室之有人邦
家之光社稷之衛也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
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逮至兩漢河間東平之
德歆向之文天下以為口實而唐之宗室武略如道
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功名
至宰相者有九人焉自建隆以來累聖執謙不私其
親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
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故增

立教養選舉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
未見有卓然顯聞稱先帝意者夫豈無人蓋朝廷未
有以大聳勸之耳臣伏見左承議郎簽書潁州節度
判官廳公事趙令時事親篤孝內行純備博學經史
手不釋卷吏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端亮議論英發
體兼衆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述筆力雅健博
貫子史蓋清廟之瑚璉明堂之杞梓也使其生於幽
遠猶當擢用而况近託肺腑已蒙試用者乎伏望聖
慈特賜考察召致館閣養其高才而遂其遠業以風
勳宗室觀示海內成先帝之意不以臣入微言輕而

廢其請也若後不如所舉甘伏朝典

再薦趙德麟狀

任兵部尚書

右臣昨知潁州曾薦簽書本州節度判官廳公事趙令時乞置之館閣至今未蒙施行其入近已替罷旦夕赴闕朝見計其所養必不肯同衆人奔走干謁恐政府大臣無緣得知其所學今繕寫趙某平日與臣詩文三軸進呈伏望聖慈清宴之暇一賜觀覽必有可取然後付之三省近臣考其入才亦足以副神考教養宗子之意謹具奏聞

代滕達道狀

臣幼無學術老不讀書每欲以竭愚忠上補聖明萬一而肝肺枯涸無可言者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裁幸臣近患積聚醫云據病當下一月而愈若不下半年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月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年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元因悟近日臣僚上言欲用兵西方者皆是醫人欲下一月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慮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而不克而臣尚以

為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曰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情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丘公者凶器動有存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為得也竊觀自古善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有巧思請試為陛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眾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而操歛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綏紹而亂其國也紹返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爭奪不及八年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既不以一舉蕩滅若懼而修政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

敗未可知也其後北征烏丸討袁尚袁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逐平之操曰彼素畏公尚等吾今急之則合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便使公孫康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矣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兒之毀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故臣願陛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方元昊強時謀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年而不敢近今者主弱臣強其國內亂陛下使偏師一出斬名王虜偽公主築蘭會等州此實千載一時天以此賊授

陸下之秋也兵法有之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救如
左右手今秉常雖為母族所篡公以意度之其世家大
族亦未肯俯首連臂為此族用也今乃合而為一豎
壁清野以抗王師如左右手此正同舟遇風之勢也
法當緩之今天威已震臣願 陛下選用大臣宿將
素為賊所畏服者使兼帥五路聚重兵臨境上號稱
百萬蒐乘補卒牛酒日至金鼓之聲聞於數百里外
為必討之勢而實不出境多啓以金帛遣間使辯士離
壞其黨與且下令曰尺地吾不愛也一民吾不有也
苟能以地與衆降者即以封之有敢攘其地虜其民

者皆斬不出一年必有權均力敵內自相疑者人情
不遠各欲求全及王師之未出爭為先降以邀重賞
陛下因而分裂之即用其酋豪命以爵秩棊布錯峙
務使相仇如漢封呼韓邪通西域故事不過於要害
處築一城屯數千人置一將以護諸部可使數百年
面內保境不煩餽運城守豈非萬全之至計哉臣願
陛下斷之於中深慮而遠計之夫為人臣計與為人主
計不同人臣非攘地獲首虜無以為功為 陛下計
惟天下安社稷固否耳 陛下神聖一冠古動容舉意
皆是功德但能踞秦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

足以勝紀而遠矣禹湯不足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
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竊不取古人有
言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劉洎諫唐太宗曰
皇天以不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子稱大辯若
訥莊子言至道無文且多記則損心多言則耗氣心
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
愛人臣愛君未有如洎之深至者也臣實慕之雖謫
守在外不合妄言然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
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相識道路惟
陛下哀憐
其愚而憐其意不勝幸甚

代滕甫辨謗乞郡狀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
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
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
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
伏望聖慈少加憐察中謝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
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
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諫之
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
前謂人如己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

任其意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
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快斯
言死未寒貴切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
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
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
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
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
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
毀消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信
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

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昔王導乃王敦
之弟也而不害其為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
其為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為臣
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
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
交攻况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效力於衆人未
遇之日而乃毀訾不忌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
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又忝
清班非敢別有僥求更思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
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

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
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
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終始終之遭逢以詫鄉鄰
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 陛下憐其志察
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恩 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乞賜光梵寺額狀

臣伏見本州潁上縣白馬村有梵僧佛陀波利真身
塔院舍約四五十間元無勅額父老相傳佛陀波利
本西域僧唐儀鳳中遊五臺禮文殊師利見老人令
復還西域取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佛陀波利用其言

往返數萬里以永淳中取經而還至今流布而佛陀
波利於潁上亡沒里俗相與誦誦塑其身造塔供養時
有光景頗著靈驗不敢具述臣於諸處見唐人所立
尊勝石幢刊記本末與所聞父老之言頗合今年正
月大雪過度農民凍餒無所祈禱境內諸廟未應間
父老以佛陀波利為言臣即遣人齎香禱請即時開
霽人情翕然歸向詣臣陳狀願得敷奏乞一勅額庶
幾永遠不至廢壞頃至奏乞者

右謹具如前欲望聖慈曲從 民欲特賜本院一勅額
如蒙開允以光梵為額謹錄奏聞

論高麗奏狀

臣近准都省批送下國子監狀准館伴高麗人使所牒稱人使要買國子監文書請詳此印造供赴當所交割本監檢准元祐令諸蕃國進奉人買書具名件申尚書省今來未敢支賣蒙都省批送禮部看詳臣尋指揮本部令申都省除可令收買名件外其冊府元龜歷代史太學勅式本部未敢便令收買伏乞朝廷詳酌指揮尋准都省批狀云勘會前次高麗人使到闕已曾許買冊府元龜并北史今來都監本部並不檢會體例所有人使乞買書籍送禮部指揮許收

買其當行人吏上簿者臣伏見高麗人使每一次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而修飾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船之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餽遺外並無絲髮之利而有五害不可不陳也所得貢獻皆是玩好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是帑廩之實民之膏血此一害也所至差借人馬什物攪擾行市修飾亭館民力暗有陪填此二害也高麗所得賜予若不分遺契丹則契丹安肯聽其來言只顯是借寇兵而資盜糧此三害也高麗名為慕義來朝其實為利度其本心終必為北虜用何也虜是以制其

死命而我不能故也今使者所至圖畫山川形勢窺
測虛實豈復有善意哉此四害也慶曆中契丹欲渝
盟先以增置塘泊為中國之曲今乃招來其屬國使
每歲入貢其曲甚於塘泊幸今契丹恭順不敢別有
生事冀一異日有桀黠之慮以此藉口不知朝廷何
以咎之此五害也臣心知此五害所以熙寧中通判
杭州日因其餽送書中不向朝廷正朔却退其物待
其改書稱用年號然後受之仍催促起發不令住滯
及去歲出知杭州却其所進金塔不為奏聞及畫一
處置緣路接待事件不令口當仍奏乞編配校商猶

僧并乞依祖宗編勅杭州並不許發船往高麗等
者徒二年沒入財貨充賞并乞刪除元豐八年九月
內創立許船舶擅附帶外夷入貢及商販一條已上
事並蒙朝廷一一施行皆是臣素意欲稍裁節其事
庶幾漸次不來為朝廷消久遠之患今既僞負禮曹
乃是職事近者因見陳軒館伴申乞盡數差相國寺
行鋪入館鋪設以侍人使買賣不惟徒市動眾以
奉小國之陪臣有損國體兼亦抑勒在京行鋪以資
吏人廣行乞取弊害不小所以具狀申都省乞不施
行其多一作方作弊官吏並不蒙都省略行取問今

來只依陳軒等不待申請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冊府元龜歷代史及勅式國子監知其不便申稟都省送下禮部看詳臣謹按漢書東平王宇來朝上書求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當時大臣以謂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及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竒策天文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家不可予詔從之臣竊以謂東平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臣猶不得

賜而况海外之裔夷契丹之腹心者乎臣聞河北權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不徒以契丹故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乃廢權場之法無竊聞昔年高麗使乞賜太平御覽先帝詔令館伴用東平土故事為詞却之近日復乞詔又以先帝遺旨不與今歷代史冊府元龜與御覽何異臣雖知前次曾許買冊府元龜及北史竊以謂前次本當不與若以為例即上乖先帝遺旨與今來不賜御覽聖旨異同深為不便故申都省止是乞賜詳酌指揮未為過當便蒙行遣吏人上簿書罪臣竊謂無罪可書雖上簿簿責至為末事於

臣又無絲毫之損臣非為此奏論所惜者無厭之虜
事必由從官吏苟徇其意雖動衆害物不以為罪稍
有裁節之意便行詰責今後無人敢違其請使意得
志滿其來愈數其患愈深所以頃至極論仍具今來
合處置事件如後

一臣在杭州日奏乞明州杭州今後並不得發船
船往高麗已蒙立條行下今來高麗使却搭
附閩商徐積船入貢及行根究即稱是條
前發船臣竊謂立條已經數年海外無不聞
知是據陳軒所奏此語錄即而徐積猶執條前公

憑影庇私商往來海外雖有條貫實與無
欲乞特降指揮出榜福建兩浙緣海州縣與
限半年內繳納條前所發公憑如限滿不納
敢復執用並許人捕告依法施行

一今來高麗人使所欲置買歷代史冊府元龜及
勅式乞並不許收買

貼黃准都省批狀指揮人使所買勅式若令收
買事體不便看註都省本謂冊府元龜及北史
前次已有體例故以禮部並不檢會為罪未委
勅式有何條例一槩令買

一近日館伴所申乞為高麗使買金薄一百貫欲於杭州裝佛臣未敢許已申稟都省竊慮都省復以為罪竊緣金薄本是禁物人使欲以裝佛為名久住杭州搔擾公私竊聞近歲西蕃阿里骨乞買金薄朝廷重難其事節次量與應副今來高麗使朝辭日數已迫乞指揮館伴令以打造不出為詞更不令收買

一近據館伴所申乞與高麗使抄馮曲譜臣謂鄭衛之聲流行海外非所以觀德若朝廷特旨為抄寫尤為不便其狀臣已收住不行

右所申都省狀其歷代史冊府元龜及勅式乞詳酌指揮施行並出臣意不干僚屬及史人之事若朝廷以為有罪則臣乞獨當所有史人乞不上簿取進止貼黃臣前任杭州不受高麗所進金塔雖曾密奏聞元只作臣私意拒絕無自来館伴虜使若有所求請不可應副即須一面說諭不行或其事體大即候拒訖密奏公陳軒等事事曲從便為申請若不施行即顯是朝廷不許使虜役悅已而怨朝廷甚非館伴之體又貼黃臣謹接春秋晉盟主也鄭小國也晉之

執政歸起欲買玉環於鄭商人子產終不與曰
大國之求若無禮以節之是鄙我也又晉平公
使其臣范昭觀政於齊昭請齊景公之觴為婁
晏子不與又欲奏成周之樂太師不許昭歸謂
晉侯曰齊未可伐也臣欲亂其禮而晏子知之
欲亂其樂而太師知之今高麗使契丹之黨而
我之陪臣也乃敢干朝廷求買違禁之物傳寫
鄭衛曲譜其為褻慢甚矣得非黠虜欲以此以
嘗探朝廷淺深難易乎而軒等事事為請惟恐
失其意臣竊惑之又據軒等語錄云高麗使言
海商擅往契丹本國王捉送上國乞更嚴賜約
束恐不穩便而軒乃答云風訊不順聽過乃是
與閩中狡商巧說詞理許令過界竊緣私往北
界條貫至重海外陪臣猶知遵稟而軒乃歸答
於風以薄其罪豈不乖戾倒置之甚乎臣某忝
備侍從事關利害不敢不奏

再論高麗買書籍狀

臣某奏論高麗使所買書籍及金簿等事准尚書省
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所買書籍曾經收買
者許依例收買金簿特許收買餘依奏使人免上簿

者臣所以區區論奏者本為高麗契丹之與國不可假以書籍非止為吏人上簿也今未吏人特免上簿而書籍仍許收買臣竊惑之檢會元祐編勅諸以熟鐵及文書禁物與外國使人交易罪輕者徒二年看詳此條但係文書不問有無妨害便徒二年則法意亦可見矣以謂文書流入諸國有害無利故立重法以防意外之患前來許買冊府元龜及北史已是失錯古人有言一之謂甚其可再乎今廢見行編勅之法而用一時失錯之例後日復來例愈成熟雖買千百部有司不敢復執則中國書籍山積於高麗而雲布於契丹矣臣不知此事於中國為穩便乎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曰招虞人以皮冠孔子韙之曰守道不如守官夫旌與皮冠於事未有害也然且守之今買書利害如此編勅條貫如彼此之皮冠與旌亦有間矣臣謹當守前議不避再三論奏伏望聖慈早賜指揮取進止

貼黃臣已備錄編勅條貫符下高麗人使所過州郡約束施行去訖亦合奏知

又貼黃臣點檢得館伴所公案內有行下承受所收買文字數內一項指揮所買冊府元龜勅

式並不曾賣與然高麗之意亦可見矣

蘇文忠公集卷第八十

